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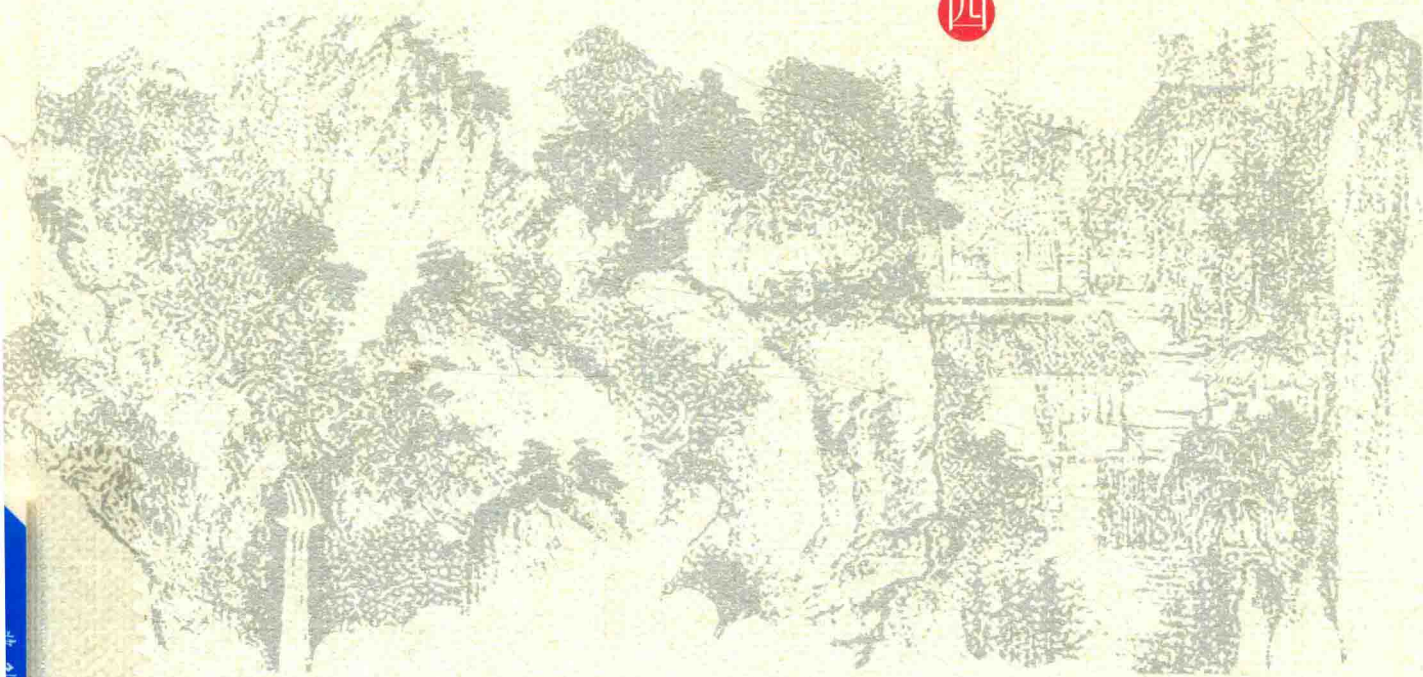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七辑

道门科技 卷四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七辑

道门科技

卷四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 第七辑, 道门科技: 共4卷 /
詹石窗总主编.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39-7228-5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744号

选题策划: 张 树

责任编辑: 张 树 王倍倍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七辑《道门科技》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116.75 字数2335000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7228-5

定价: 2880.00元(全4册)

<http://www.sstlp.com>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七辑

道门科技

卷四

分辑主编◎盖建民

编校◎杨子路



《道门科技》卷四·生态思想与实践 目 录

生态观概论

老庄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余正荣 (3)
论《老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王志成 (11)
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生态型可持续发展	孔令宏 (18)
道教人生观与生态智慧	尹志华 (23)
道教的生态观与可持续发展简析	王道国 (28)
道教生态智慧管窥	尹志华 (33)
《老子》生态智慧解读	王建军 (39)
论道家衣养万物的生态理念	李远国 (45)
《老子》的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	陈世昌 林雪燕 (53)
略论道教万物同源的生态整体思想	黄瑞林 詹石窗 (59)
道教整体生态思想初探	陈霞 (68)
《太平经》的生态思想初探	乐爱国 (74)
国外道家道教与生态研究	陈霞 (81)
1990 年以来国内道教生态思想研究概述	陈霞 (92)
道家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契合	苏双平 盖志毅 (97)
道教的生态观及其现代意义	赵 芃 (103)
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生态整体观	毛丽娅 (109)
上古神道传统与道教生态思想	白才儒 (118)
道教生态思想探微	曹剑波 (125)
传统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比较	陈红兵 (131)
“道”与“能量”：两个与生态学有关的范畴	陈 炎 赵 玉 (139)
儒、道价值观对立的生态哲学启示	商原李刚 (144)
道教生态哲学纲要	陈霞 (150)
古典道家生态文化思想的现代意义	余谋昌 (164)

古典道家的生态文化思想	余谋昌 (166)
道家和谐生态思想的结构分析	陈水德 (180)
从《录异记》看道教生态思想之特色	孙亦平 (187)
生态批评视阈下的“绿色”道教与基督教之比较	付文中 李雪瑾 (192)
道为天地之宗的生态智慧	
——对老子道论生态整体思想的当代解读	熊小青 (195)
《道德经》道统论生态思想研究	张凤林 (204)
整合与超越：道家深层生态学的现代解读	雷毅 (207)
《道教与生态》导论	Norman Girardott 等著 陈霞译 (215)
从儒学到玄学	
——以王弼玄学的生态智慧为例	刘国贞 (229)

身体、政治、女性与生态

从《内经图》看道教身体观的生态意义	陈霞 (237)
试析道教无为而治与生态政治	陈霞 (242)
从生态人类学看老庄的社会理想	叶舒宪 (250)
《太平经》社会生态思想初探	杜宗才 (256)
试论道教与基督教的社会生态思想	毛丽娅 (261)
道教与基督教女性观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初探	岳齐琼 陈霞 (269)
浅谈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	陈霞 (273)
试论生态女权主义与道教思想的契合	陈云 (285)
“女性原则”与道教的生态关怀	陈云 (292)
后现代生态主义哲学与道家思想的灿烂相遇	孙定辉 (298)

环境哲学与环保思想

道家环境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杨信礼 (307)
庄子环境哲学原理要论	谢扬举 方红波 (313)
西方对中国道家作为环境哲学的发现过程	谢扬举 (322)
从现代环境论看道家天人之学的现代价值	徐小跃 (329)
《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	陈瑞台 (334)
《阴符经》三才相盗思想的启谛	
——论道教天人合一的环境观	张继禹 李远国 (341)
论三才相盗与贵生戒杀：道教的环保思想	李远国 (346)

道教善书的动物保护思想初探	陈霞 (359)
道教环境保护思想中的人本主义	李卫朝 (364)
道教生命观与自然环境	毛丽娅 (369)

生态环境保护实践

道教生态：内在的转变

——对早期道教戒律的研究	[荷兰] 施舟人著 陈杰译 (379)
洞天福地：道教理想的人居环境及其科学价值	李远国 (387)
自然与人文：华山保护的历史经验	李远国 (396)
唐以前道教洞天福地思想研究——从生态学视角	张广保 (406)
“洞天福地”与道教生态智慧	林巧薇 (426)
道教聚落生态思想初探	陈勇 陈霞 尹志华 (432)
道教之“道”与生态保护	林西朗 (438)
佛教、道教文化中生态意识及环保实践的比较研究	王斌 王莹 马建章 (444)
道教的人生追求与环境保护	史向前 (454)
道家生态和谐思想与新农村生态和谐思维	曾建萍 (459)
当前道教宫观的生态功能及其意义	
——以陕西省道教宫观为例	潘存娟 (465)

生态旅游

道教生态旅游开发初探	胡锐 (473)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卢世菊 (475)
陕西楼观台森林公园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	于立新 孙根年 (480)
茅山道教生态旅游资源优势评价及深度开发	王鹏 杨达源 (487)
“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与生态旅游	
——以山东省道教名山的生态旅游开发为例	陈海鹏 (490)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七辑

道门科技

卷四

生态思想与实践



生态观概
论

老庄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余正荣^{**}

《老子》和《庄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典籍，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邃的生态观点。这些远离我们两千多年之久的古朴智慧，对于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颇有启示，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

老子和庄子的生态智慧，以其对天人关系的独特认识表呈出来。他们是从自然和人类的有机统一，以整观宇宙的视野去把握天人关系的。

老子认为，人源出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且必须在自然给予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也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才能求得发展。人在宇宙的演化历程中诞生之后，由于禀赋天地之灵而成为宇宙中之一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虽然人也同为四大之一，但他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不比其他三大更大。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也肯定了人的一切皆得之于天地自然：“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知北游》）既然人的身体、生命、禀赋、子孙皆不为人类自身所拥有，而是大自然和顺之气的凝聚物，那么人类就应当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所有的生物为友，与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不应该恃强凌弱，贵己贱物。庄子主张以“道”观物，反对以“我”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能相无，则功分定矣。”（《秋水》）老子和庄子都反对把贵贱的观念应用于自然界，反对人类妄自尊大，以自己为中心，把大自然当成自己的征服对象和统治臣属的态度，反对人类仅仅

* 本文原载《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43-50页。

** 余正荣，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为了自己的需要而违反自然规律、掠夺自然、危害环境的行为。例如，庄子的《在宥》篇就虚拟了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逐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阴，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按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在庄子眼里，黄帝的形象就是一个不遵从天地之道、贪得无厌地劫掠自然界的浅薄之徒。他为权势和虚荣惑乱了方寸，恣意胡为，犯妄无比，竟然欲夺天地造化、阴阳精华以加速五谷的生长，甚至不待云气汇聚起来便要下雨，草木还没有变黄就要落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愚蠢行为，当然不能造福于人类，反而会事与愿违，遭到自然规律的无情惩罚。显然，老子和庄子的这些见识与现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是十分契合的。

老子认为，人和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它们都遵循道所固有的规律运动。而道本身的运动规律则是“周行”“复命”，即循环演化，“大”“逝”“远”“返”是循环演化的主要状态和基本历程。大是说无处不逝去，逝是说无远不到，远是说返回原始。“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第二十五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一章）阴阳是宇宙演化过程生生不息的内源枢机，由于二者的作用而推动着自然循环往复、不可穷极的永恒运作。万物以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在道的循环深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亦须在这种周期性的动态平衡的节律中维系其生存。在这种对自然界循环演化律则的体悟中，老子和庄子似乎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知悉，循环演化是生态系统的和谐之本、秩序之源。现代生态学表明，地球生物圈中组成生命有机体主要物质的碳、氧、氮等元素的地球化学循环，水和大气的循环，由各种生物组成的食物链的能量转换，构成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动态平衡、逐步进化的机制。有赖于所有这些循环过程，才有物质能量转换过程中的收支平衡、物质元素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协调比例的长久保持、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系统各个环节上移动速率的相对均衡以及生态系统抵抗一定阈值的外界干扰、恢复相对稳定平衡的自我调节功能。从实质上看，一切耗散结构的系统逻辑总是表现为循环组织，如若循环组织的功能出现阻滞，则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稳。由此可知，人们所谓的环境污染，无非是过量的矿物元素叠加在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物质的循环上，而所谓生态破坏，也无非是由于人类劫掠性地开发自然的行为扰乱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良性循环过程，阻碍了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老子和庄子都非常强调作为自我循环的自然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的协调、稳定、平衡与和谐，主张把自然界的这种天然状况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范型。美国著名学者 F·卡普拉对人类与自然的循环过程保持和谐一致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并将以阴阳两极构成的道的循环运动的思想作为自己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哲学基础^①，可见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和影响之深。

老、庄反复申言，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践履无为，方能“无为而无不为”。然而，有许多中外学者无视老子“为而不恃”（《老子》第二章）“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等论述，无视庄子关于老子明王之治原则——“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应帝王》）的阐发，而把无为理解为无所作为，或者不行动，这种看法

① 参阅拙文：《卡普拉生态世界观析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5期。

实在是老、庄无为思想的误解。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J·李约瑟博士就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指出：“我相信，大多数汉学家在这里是都弄错了，就早期原始科学的道家哲学而言。‘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refraining from activity contrary to Nature）’，亦即不固执地要违反事物的本性，不强使物质材料完成它们所不适合的功能；在人事方面，当有识之士已经能够看到必归于失败时，以及用更巧妙的说服方法或简单地听其自然倒会得到所期望的结果时，就不去勉强从事。”^①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引证了道家的许多文献，有力地澄清了“无为”与“为”的关系：“为”就是不顾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实际条件，为了个人私利而凭借别人的权威对事物加以强制的、反自然的行为；而作为“为”的对立面的“无为”，则是依循事物的内在法则，根据客观的实际条件而采取适宜的行动。这一见解深得老、庄无为原则之真髓。

何谓自然，在老、庄那里，自然是指事物自生自发的本然状态。老、庄倡行自然、反对人为，就是要人们顺随自然之本然势态，反对人类出于自己的需要，随意违逆自然之本性，强行干预整个世界。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所以，“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由于圣人只是辅助万物之自然而不妄加干涉，则万物自生自成，故能无不为、无不治。庄子对老子关于自然与无为的思想尤加阐扬。他首先区分了自然和人为，“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宰牛鼻，是谓人’”（《秋水》）。出于万物之天然本性而非关人事的就叫作自然，出于人意之所为的则叫作人为。他还提出了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理由：“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秋水》）因而人们不应为了追逐虚名而“以人灭天”，“以故灭命”，而应“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恪守自然之本性而不迷失，以求返本归真。老子和庄子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本性，顺随自然之大化，反对人类以暴力干预自然的态度，也许在被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催眠的人看来，是过于愚昧和荒诞，认为它阻碍了人类征服自然、宰制自然、改造自然之能力的发展。然而笔者却以为，老、庄对人类行为的成功建立在对自然法则之遵从的基础上的体察，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洞识是异常深邃的。他们的许多见解对于“遁天背情”的现代人来说，的确是至为难得的清醒剂。今后人类能否得以持续地生存下去，将取决于人类是否能真正放弃损害自然的愚蠢行为，改善与自然的关系，按照自然的本性和“需要”，去重新规范和调整人对自然的活动。

二

人类所以在今日的全球性的生态困境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度的贪欲，不知餍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如何对待物质欲望，是由人的生存取向来决定的，道家既反对禁欲，更反对纵欲，倡行“少私寡欲”。老子认为，除了基本的温饱生活之外，过多的物质享受于个人的身心都是有害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过分地放纵嗜欲，追求名利财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二，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货，不唯使人迷失本性，还会弄得身败名裂。老子特别强调贵己重生，把生命存在的价值超拔于“名”与“货”的位置之上。“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他反对轻身以殉名货、贪得而不顾危亡的行为。庄子继承了老子尊重生命的原则，认为生命重于一切名声、利禄、珠宝，乃至天大。“夫生者，岂特隋侯之（珠）重哉？”“重生则利轻”，“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让王》）

老子和庄子认为，贪欲不仅危害个体的生命和身心健康，而且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使国家难于治理。因此他们主张，要治理好天下就必须淡化各种欲念，“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而淡化各种欲念的根本途径就是重生修身，重生修身是体悟大道的正途，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前提。“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第五十四章）只有以修身为基础，才能扩展到修家、修乡、修邦、修天下，才能戒除骄奢淫侈的纵欲生活，杜绝好大喜功的虚妄杂念，行于大道，实践无为。这就等于把重生修身确立为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甚至把重生修身的价值看得比治理天下更高。老子云：“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进而言曰：“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身，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让王》）

老子和庄子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一切欲望，而是要达到与整个宇宙合而为一的体验。庄子表达了人与大自然同一的最高体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圣人之所以能做到“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就在于他们已达到了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积极地追求“人与天一”。认识到人应该像自然那样“不自生”“无私”，不应求主宰一切，占有一切。“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可见，在老、庄那里，平衡独立的个体自我意识，正确对待物质欲望，是以同宇宙合一的整体意识作为根本前提的。明乎此，方能真正保持人的自然本性而与大自然和睦相处，与他人和社会协同一致。

事实上，贪欲是自文明史以来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然而，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加上多子女欲，使得现今人类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急剧发展，以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变成了危及人类生存的“人口炸弹”和严重的污染源。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非常憧憬美国人放浪形骸、荒诞不经的物质生活，可是“为了使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居民维持他们使人羡慕的消费水平，就需要耗费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矿物资源产量。假定世界80%的人口一无所有，目前的能量便至多可使18%的人口享受到美国的消费水平。”^①然而，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是，世界上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也是要生存的。总之，人类欲望炸弹的恶性膨胀，将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脆弱的生态环境、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带来毁灭性的威胁，将使人类及其所居住的星球陷入灾难。正如汤因比所说：“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美的，但是我认为，在允许贪婪

① 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37年版，第172页。

肆虐的社会里，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婪将导致自灭。”^①

现代社会把人们生命本能中的各种欲望呼唤出来，以各种方式加以刺激，使其无限制地扩展开来，并且以占有物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身份、地位、荣誉和价值，不断强化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世界观。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模式，把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僵硬地分割开来。它片面地强调宇宙中人类生命的高贵性与独特性，无视个体生命对生物圈的依赖和从属性、人类与宇宙整体的统一性和协同性。在捍卫自己畸形的个人利益时，忘记了与自然的和平共处，放弃了与他人和社会的协同合作，必然导致私利泛滥、物欲横流、生态破坏、社会紊乱的局面。诚然，坚持和发展生命个体的独立、自由和创造性，是自然和社会具有生机和动力的源泉，完全消灭自我及其作为生命动能的欲望，将使世界成为无生气的、均匀同质性的混沌，也不是可取的。然而，现代人把人的生命存在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和生物圈的共存割裂开来，把人类的物质需要和自然资源的再生割裂开来，把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割裂开来，把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小团体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以及民族的、国家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的生存割裂开来，把人类的发展与我们居住的地球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共同进化割裂开来，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恶性膨胀的结果，它使现代人完全丧失了最可宝贵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整体感。

从宇宙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类，怎样才能与天地万物维持其统一而不相互毁灭，并且发挥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创造本质，对自然界的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呢？在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个人，又怎样才能不与他人相互抗争和敌视，维护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并实现个人的自我呢？在这类问题上，老子和庄子似乎比被各种欲望搅昏了头脑的现代人要清醒得多，高明得多。他们是在坚持人类与宇宙整体统一的前提下，是在把个人作为社会和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的前提下来确认自我、实现自我的。在老、庄看来，人是一小我，宇宙是一大我。作为小宇宙的自我顺适大宇宙的一体统合、动态平衡的律则，自然无为，无私无欲，方能发挥个体生命的创造禀赋，对人类有所建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第七章）老子和庄子给予我们现代人的启示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颠倒了世界的本末，自我必须在共同宇宙的和谐统一的前提下去实现，在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中，我们应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整个地球及其宇宙环境的能量转换、物质循环和动态平衡相协调，认识到个人、社会和全人类也必须达到一种高度的协同，就像个体生命的细胞、器官、组织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有其独特的生理机能，但最终是为共同的程序协调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一样，在把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来实现人类发展与地球进化的高度协同，使个人、社会和全人类都为维护我们这颗行星而协调一致、共同行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转变到一种真正全球性的观念上，在这种观念中，个人、社会和这颗行星都被给予充分的重视。换言之，我们必须从一种协同程度较低的世界观转变到一种协同程度较高的世界观。”^②

① 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7页。

② 彼得·拉基尔：《觉醒的地球》，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三

老子和庄子拙朴而深邃的生态智慧,来源于一种对宇宙本体的直觉体悟,从认知的角度审视,这种直觉体悟是一种超越常规时空限制的感觉,相当于E·拉兹洛的亚量子全息场理论中的所谓 φ ——感觉。“需要指出的是,获得 φ ——感觉的先决条件,是主体进入大脑的某种交变状态。这是除了觉醒、睡眠和做梦之外的肉体和精神的第四种状态。这既为瑜伽论者和神秘主义者的长期经验所证实,也为大脑生理学和大脑功能研究的新近成果所支持。”^①而道家“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老子》第十六章)的体道认识,正是这种东方神秘主义的典型代表。

老子和庄子皆认为,通过气功修行,达于虚静空灵之境,便能使人进入一种高功能的智慧状态。当此时,人的身心极度融洽和谐,心灵恬静明彻,自然就会产生天人合一、道我一体 的体验,就能使高度的直觉洞察力超越时空的局限,直接感受茫茫无际的宇宙现实,洞悉自然的流变过程及其动态秩序。老子曾透露过达到这种超常智能的气功修行前提:“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老子》第十章)庄子也借女偶之口讲了体道过程的感受和境界:“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正是在这些令现代人大惑不解的神秘经验或体道认识中,老子和庄子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态洞见。

老、庄的体道认识,所以能在两千多年前人类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都还很弱小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深刻的生态直觉,乃在于它对世界的把握具有不同于科学认识的以下显著特征:

首先,体道的认识是一种以气为中介的场意识。“在中国哲学中,道只是隐含着场的观念,而气却明确地表达了场的思想。”^②由于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而天地万物均由气化所形成,故可以说,“通天下一气耳”,气也是形成生命和人的共同基础。“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宇宙的气化流行无所不在,构成一个广阔无垠、流动不息的相互作用场,故要体悟真正的大道,就必须知晓气是道与万物的中介或过渡状态。而且,就认识者来说,也必须进行气功修行,“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人间世》)。只有专气致柔,达于虚极之境,才能洞察万物怎样复归于本根的过程,从中摄取道的信、精(情)。没有作为道与万物过渡状态的气,没有人的气功修持,就不能使道和体道者沟通。

其次,体道的认识不是像科学认识那样,从外部客观事物入手,以实验设备为手段去探索世界的本质,而是对个体内部的潜意识世界进行省悟,以直参造化的认识方式去把握宇宙的奥秘。因而其认识的关键是要实现生命运动的质的跃迁,开发出人体内部隐藏的超常感知与洞察能力,极大地提高大脑综合认识的灵敏度(颖悟)和深刻性(彻悟)。“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① 刘文海等:《宇宙本体统一于场吗》,载《哲学动态》1993年第1期,第43-44页。

② F·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只有达到超常智能的人，乃能体悟真正的大道。但是，在气功修行中，由于每一个人所达到的境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识完全取决于自己开发生命潜能所达到的水平，所以不同个体在气功状态下的世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也是难以重复的，这便使体道认识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色彩和神秘性。

复次，体道的认识是融内景观察和思维活动为一体的认识模式，它使主体和客体了无分别，认识自我与认识对象融洽无间，完备齐全的宇宙本体是“道”“无”“一”“朴”“恍惚”“混沌”，其中，过程与结构、存在与规律、实体与功能是难于分辨的。老、庄认为，语言符号、逻辑推理执著于事物分割和区别的幻象，它们不是实在的本来面目的再现。宇宙的本真存在是不能用语言概念、逻辑形式去进行理性分析的，故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对此也作了阐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心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主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在老、庄看来，语言概念和逻辑推理不过是“为学”和“知”，而不是“为道”和“真知”，它们非但不能把握大道，反而会遮蔽对道的体认，应象摒弃私心杂念一样，在气功修行的过程中加以涤除和忘却。气功修行者如果摒弃了私欲、弃绝了知识，达于物我两忘的空灵境界、就能解除着迹之弊，返虚入浑，使自我与整个宇宙合而为一，从而领悟到实在的本真面目。

最后，体道的认识在对信息的加工方式上，也不同于科学认识。它不是以搜集、鉴别、分类、逻辑形式的分解与组合等程序加以处理。对于恍惚中的象或物、窈冥中的情和信、视之不见的“微”、听之不闻的“希”、搏之不得的“夷”，也难于进行这类形式的加工，而只能在气功修行达到天人合一的高深境界时，人体通过与外部信息发生超时空的感应和共振，引发大脑自发地显现外界的变化过程。

这种通过人体内求的认识方式所以能够动态地、有机综合地摄取自然流变过程的真实信息，悟解宇宙的玄奥本质，乃在于这样的根由：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在其身上凝聚着生命物种共同起源和整个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信息，人作为宇宙的全息元，具有反映整个宇宙的全部复杂性的可能。然而，人只有在他与生态系统和宇宙环境极度和谐的状况下，才能使意识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真正把握自己与生态系统和整个宇宙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译解宇宙流变过程的密码，彻悟其隐于实在的奥秘。如果人们仅仅从自身的一己私利出发去感知世界，完全束缚于语言、逻辑等理性认识的思维框架，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绝大多数直接的信息通道也就锁闭了。

老、庄的生态洞见，产生于直觉思维与整体意会的体道认识方式，对这一认识方式的基本特征的分析表明，它比理性思维更容易认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更容易体察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客观需要。从神经心理学方面看，现代裂脑研究已证明，大脑的左半球执行着时间连续性感觉、数理运算、概念构成和与语言相关的读、写、说及逻辑推理的功能，并且在处理问题时采取循序渐进的程式；而大脑右半球似乎更多地涉及空间格式塔知觉、艺术和审美、整体综合、直觉体验等认识功能，它的思维运作过程则是“顺其自然”的。J·H·吉尔把英国著名学者 M·波兰尼提出的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同裂脑现象结合起来，试图从大脑的生理活动机制上解释这两种不同的知识及其关系。他指出，人类的大脑是一个由两半球组成的、两极共生的有机整体，意会认识在逻辑上先于言传认识，其方向是由右半球传到左半球，智慧或知识上



神秘的东西构成言传知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排除不同文化中的个人,由于经常着重开发和使用大脑的某一部分,有的是大脑右半球,有的则是大脑左半球的认识功能更为发达。根据这种理解,就可以把西方和东方思维模式根深蒂固的差别,解释为由于相应于大脑的这半球和那半球的功能更为突出的结果^①。的确,在东方的智慧传统中,道家、佛教、禅宗等对于直觉思维的使用和开发,要远胜于对逻辑思维的使用和开发。长期以来,对前者的强化和对后者的抑制,也许就造成了东方人大脑右半球优胜于左半球的功能,无怪乎他们都对宇宙实在的神秘性、人和自然的统一性有着类似的直觉体验。在现代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困境的情势下,东方文明重整体的有机综合的直觉思维,将比西方文明重逻辑推理的分析思维,更有利于深刻地把握问题的实质,认清人类在地球生物圈和整个宇宙中的地位和责任,从全局的视野去制定克服现代生态危机的战略方针。

当然,人类大脑作为完整的有机统一体,既是大脑两半球在生理结构上的统一,又是思维方式在认识功能上的统一。尽管东方的气功、冥想、瑜伽、禅定等传统修行方法所达到的直觉能力,对于宇宙整体同一性的理解,要高于西方科学的理性能力,但在对事物的多样性的分析、层次结构的定量研究,对观念作形式化的逻辑处理,对语言的使用做精确限定诸方面,实在要远逊于西方的理性能力,须待以后者来补充和完善自己,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世界。西方理性思维与东方直觉体验的平衡与互补,被一些学者说成是男性化原则和女性化原则的平衡与互补,若用道家的术语来说,就是阴阳的协调。因此,东方的直觉智慧,尤其是老、庄的生态智慧,也急切需要与西方的理性分析进行互补与融合,以促进老、庄的直觉思维发展为现代的系统思维,使这种朴素的生态智慧,升华为完美的生态智慧。

应该承认,老、庄在天人合一的直觉体验中产生的生态洞见,并非是最完善的生态智慧,除了认识方式和思维模式上的不足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缺陷。比如,不了解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具体内容。尤其不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人们返而复初,回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时代去;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本质力量强调不够,过分地因任自然,弃人从天;主张无知和弃智,反对发展科学技术,等等。但是,所有这些缺陷并不能掩埋作为人类灵感源泉之一的老、庄思想的价值。

^① 参阅J·H·吉尔:《裂脑与意会(Tacit)认识》,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5年第1期。